

非.....常.....城.....市

李宏林/著

长篇小说

非常城市

北方净出大事儿
叫个事儿的就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
就有大喜大悲的人物命运
不与人命关天挂钩的
不值一提
在大阳市这回就有事儿了

春风文艺出版社

李宏林/著

长篇小说

非常 城市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李宏林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城市/李宏林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 5

ISBN 7-5313-2919-0

I. 非…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36474号

非常城市

责任编辑 韩忠良 王维良

责任校对 范丽颖 王恒霖 王玉坤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393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10.5 插页 2

印数 1—15 000 册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5872814-2050

目 录

第 一 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1
第 二 章	躁动的老少爷们儿	12
第 三 章	市委书记来矿山	24
第 四 章	生旦净末丑尽登场	39
第 五 章	总理夜审电视片	56
第 六 章	马市长自有一把号	67
第 七 章	庄严法庭一片混乱	77
第 八 章	“英雄号”下泪与歌	91
第 九 章	阴风阵阵乱云飞	101
第 十 章	上访团上街之后	114
第 十 一 章	女人们的心事	127
第 十 二 章	女市长的神采	142
第 十 三 章	矿工创业起风波	156
第 十 四 章	新闻引发大冲撞	167
第 十 五 章	省委书记和高山茶	181
第 十 六 章	小阳村里故事多	194
第 十 七 章	老英雄家的悲剧	206
第 十 八 章	美丽的蝴蝶兰	222
第 十 九 章	杨天智会范潇潇	236
第 二 十 章	惊醒一对鸳鸯梦	257
第 二 十 一 章	白大兰“三顾茅庐”	271
第 二 十 二 章	资产变现大角逐	287
第 二 十 三 章	人间正道是沧桑	300
第 二 十 四 章	杀手的最后疯狂	312
第 二 十 五 章	一个迷人的夏天	324



第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北方净出大事儿，叫个事儿的就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就有大喜大悲的人物命运，不与人命关天挂钩的，不值一提。

在大阳市这回就有事儿了。

说起这大阳市，可不含糊。它是全国有名的煤城，在市里的西边有一座露天矿，叫金山矿，全亚洲出名。一百年前有人发现这地方有煤，中国人没在意。20世纪初日本人开进东北，他们在意了，利用手中的武力，奴役中国的劳力，年复一年地挖掘，挖呀挖呀，硬是把一块平地挖成一个大坑。坑里从上到下五花三层的，黑色的就是被称作乌金的煤。这坑有多大？深有三四百米，长宽能容得下一个镇子。新中国成立后金山矿回归到中国人民手中，这金山矿在建国后的半个世纪里给国家出了多少煤？不列数字，列煤堆的长度：若把所出的煤垒成一米见方的煤堆，能绕地球两圈。惊人不！这叫贡献，所以大阳人牛过，灾荒年那咱，别的行业的人没少饿肚子，但是金山矿的矿工可例外，照样能吃到油炸大果子，上夜班的还能吃着猪肉炖粉条子呢。以矿工为居民核心的大阳市也很牛呀，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它被称为共和国的骄子之一。

从去年起，大阳市就悄悄地传开一个骇人的消息，说是金山矿就要黄铺了！黄铺是啥意思？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话说，就是要破产了！大阳市有几个矿，金山矿是最大的矿，有四万名矿工，七万名家属，矿山破产了，这四万人干什么去？那七万名家属怎么

活？全市已经有好多个企业破产，几万名职工下岗，从金山矿的不少部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来看，破产后享受不到什么优待。还想油炸大果子，还想猪肉炖粉条子，怕是没门儿了。

如果说去年有关金山矿破产的消息还是悄悄地在地下蹿动，而进入到 21 世纪的第二个年头这事儿可就越来越公开了。听说矿务局向市委打了几次要求金山矿破产的报告；听说市委书记杨天领着市委领导班子开了几次专题研讨会并向省委报告；金山矿的三巨头：矿长周朴、副矿长胡立、矿总工程师梁成列席过省里市里的这种会，他们把这真实的信息在不经意间传给了下属，这事儿就公开了。现在可不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了，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阴云压顶，雷声隐隐，谁还敢不信？十一万人都感到身上发冷，还有金山矿周边的那些卫星矿呢，都要保不住，人们心里都跟着发毛，再加上他们十来万人，总共够二十万了，这些人一咳嗽，整个大阳市就感冒呀！

5 月初，立夏才两天，天气阴沉着，空中像蒙着一个无比硕大的青牛皮，而这大青牛皮下的露天大煤坑就感到格外地压抑。由于几个月没有开工资，再加上破产的风声越来越紧，坑下的生产大多停滞着。只是在坑下的最底层，有几台电铲分散地开动，有的挖起几铲煤倒进运煤的车斗里就停一会儿，只有那台作为金山矿荣誉象征的英雄号电铲不停地将塌落的煤炭一铲一铲地挖进铲斗里，再把铲斗的长臂掠过空中悬在运煤车的上头，然后斗底一开，一堆煤“哗”地落到车斗里。

三十三岁的电铲司机长于清坐在驾驶室里，正在聚精会神地操纵机械将铲斗向煤堆铲去，电铲下突然有人喊他：“小子子，傻×呀，都山崩地裂了，你还在楼子里扯犊子呢，就让你连轴干，你能干得金山矿不破产呀！快下来，和你说点事儿。”

喊于清的是牛金贵，金山矿东区的调度员，约摸有四十来岁，中等个头，人长得精瘦，但是两只眼睛骨碌碌分外有神，说起话来擅做表情，语汇也丰富，只是荤词儿太多，不过也就是这种平易的举止言谈，使他在矿工中混个好人缘。虽然他算个矿里的中层干部，但是和他混熟了矿工叫他“牛戏子”他也不在乎。在牛金贵身后

还有两个人：一个叫康有力，大家叫他大康，个子大，模样俊，篮球打得好，没结婚的时候追他的姑娘不少。他曾经给于清当“英雄号”的助手，现在独立开一台电铲，于清是司机长，仍然是他的直接领导。另一个叫李小明，他是新入矿才两三年的新矿工，人小，长得秀气，一看就是个共青团员，大康是和他开一台电铲上的师傅，所以又是他的直接领导。他俩是牛金贵从他们开的电铲上喊下来的，都是牛金贵要说事儿的对象。

几个矿工都戴着塑胶安全帽，穿着蓝粗布工作服，唯独牛金贵光着分头，穿个浅灰色夹克衫，敞着怀，大大咧咧的，一看就知道他是这些司机的领导。

牛金贵说：“于清，还有你们几个，都是木头呀！矿里正开领导班子会呢，矿务局和市委要让咱们破产，真的一破产，咱们都去喝西北风呀？金山矿是我们祖祖辈辈矿工们留下的，破不破产得工人说了算。已经有好多人奔矿上去了，不让矿领导同意破产，还有人要上街游行。于清，你是矿里的新一代劳模，现在不是显摆你能多挖几铲子煤的时候，你得代表工人去说话呀！”

于清虽然是矿里的劳动模范，但不是那种能撼地拔柳的魁梧大汉，他平时言语不多，是个遇事儿好琢磨，特勤劳的工人。常年在电铲楼子里工作，皮肤也不像终日在外边工作的那些矿工的皮肤那么粗糙，一米七六的个头，浓眉大眼，面容温和，但是一提破产，他的两道眉毛就往中间聚，拧成个肉疙瘩，显得很闹心。说实话，他和百分之九十五的矿工是一个心情，不愿意矿山破产，破产了，他开了多年的英雄号电铲怎么办？几代人的光荣传统就在他手中了结了？他不甘心。老婆孩子怎么办？离开煤矿自己还会干什么？他早就知道矿务局和矿里一直在酝酿破产，但是十一万人的生计可不是小事，弄不好要出乱子，所以他希望这阵风云能过去，日子平平静静的最好。他天天来到坑下开动“英雄号”，这除了劳动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之外，他还想用他的电铲的轰鸣声来安稳矿工兄弟们，告诉他们：看，金山矿还是矿工们的，煤炭还在照样出，别相信金山矿破产是真事儿。可是牛金贵带来的消息和他的期望是猴吃麻花——满拧。所以他拍拍手上的尘土，望一望压在头顶上的那无边际的



青牛皮，低声说了句：“看看去。”

牛金贵推了大康一把，又照着小李的屁股蛋子踹了一脚，冒出一句荤话：“都装什么鸡巴灯，快走！”

牛金贵在前迈着疾步呼扇着夹克衫，于清三人跟在后边，奔坑上的盘道走去。

金山矿的领导班子果真在开会，也确实在开有关矿山破产的会。

开会前矿长周朴和总工程师梁成都在坑下，已经五十八岁的梁总从矿上嚷嚷要破产的前年起，这花白头发的老头儿就背个黄布兜子天天下矿坑，里边装着各种图表和几十年来的各个开采面的采煤记录，他有时坐在一个角落里，不顾由风吹起的煤尘刮到脸上，也不顾火辣辣的阳光晒得头顶要着火，他手捏一个小电子计算器神情专注地在计算着什么，写着什么，有时一两个小时不动窝。大家都传说，梁总是金山矿的活地图，而这回他是把心里的地图都画出来了，不知道这老头儿动的什么心思？

今天梁成又早早地来到坑下，他要查准坑下究竟有多少个火点。说起这火点，这一年多来可没少让矿里受损失：由于矿里欠外债十五个亿，没有钱修防火的水道，越是缺水，煤层就越发干燥，到了一定温度，煤炭就自燃起火，由于救火不及时，成片成片的煤被烧成灰烬，烧得梁老头儿这个心疼呀！这不，他又在一个火点处发现燃起的明火，他立即用手机同周朴通话：“矿长呀，八号掌子面见明火了，得动用消防车，你快发话呀！”

梁成停了通话就去找附近的胶皮水管子，他把水管子接上水龙头，水管子冒出水来，他拉着胶皮管子就往起火的掌子面跑。他把水柱射向着火的地方，可是杯水车薪，被水射到的地方只是冒出一股白气，不一会儿火苗又从白气中蹿出来。

十分钟过后，周朴开着越野大吉普车来到坑下，车停下来他就“嗖”地从车里跳下来，跑到梁成跟前，抢过水管子，他往身上浇一阵水后不顾热气喷脸，贴近掌子面，向那明火最大的地方猛浇。这时候在附近干活的一台电铲开过来，电铲司机把铲斗向明火铲去，铲得燃烧着的煤炭稀里哗啦一阵塌落，聚过来的几名矿工又上前用家伙一阵拍打，这一团明火才化成一堆火星子。

老梁头儿指着还在冒烟和几处已见火星的掌心面向周朴说：“得调消防车！”

周朴是老矿工出身，膀大腰圆，脸上的汗水把个方脸盘浸得湿漉漉的，一圈青胡子茬儿闪着亮光，他捋一把脸，吐一口流在嘴里的汗水，嘟囔着：“屁消防车，没有钱，人家不动弹。这破煤矿，快破产得了！”

这也叫巧，他刚嘟囔完这句话，矿办公室就给他手机打电话，让他赶紧上坑，局里来人让矿领导们立即到小会议室开金山矿破产会！

一个大院里的五层楼是金山矿矿部，大院的四周长着参天大树，它说明这个大院里曾经神气过。现在不行了，楼面贴着白色的瓷砖，由于年头过久，没钱拾掇，许多地方断裂了或是脱落下来，像是一个人的张大白脸长着不少黑麻坑。

周朴将吉普车停在院子里，他和梁成下了车就奔三楼小会议室走去。

会议室里已经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从矿务局来的副局长许争先，他四十多岁，白净脸儿，戴一副白塑料框的近视镜，他是受局党委的委派来听金山矿领导班子对金山矿破产的意见的。陪着许副局长坐在身边的是金山矿年富力强的人物胡立，他是抓生产的副矿长，还管着一群进矿开采煤炭的小矿主们，权力很大。他四十五六岁，中等个儿，寸头，圆脸儿，圆眼睛，看什么总是两目瞪着，显得很威严。他总爱穿一套质地好的小翻领黑色工作服，白衬衣上打着领带，有人评论过他的着装，说这工作服是他在展示矿山的本色，这领带意味着他不是矿工大老粗，而是有现代意识的矿领导。一向不苟言笑的胡立对这种评论不置可否，再说金山矿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费心血的事儿可多着呢，没有心思关注这不关痛痒的闲嗑。在会议室里就座的还有工会主席和许副局长带来的两名助手。

周朴和梁成进来，这沉闷了好一会儿的小会议室里突然有了活气。可能是等了好久了，许副局长看看表就言归正传，说是按市委和局党委要求，临时派他来听听大家对金山矿破产有什么想法？许副局长的两名助手立即打开笔记本，准备记录大家的发言。

这好像已经形成金山矿开领导会议的一个规矩：一到大家随便发言的时候，人们都转动脑袋往梁成那儿瞅，这老梁头儿也成了条



件反射，只要目光往他那儿一聚，他就发言。有时候也出过笑话，有一回开会，周朴刚讲完开会的要旨，请大家发言，几个人就把目光盯向了他，他咳嗽两声就说：“我说说。”他一说，结果离题十万八千里，因为刚才周矿长讲话的时候，他心里正寻思十二号掌子面发现冒白烟的地方能不能形成明火呢？人家周矿长让大家说说矿上女职工要求翻修女浴池的事儿，他说矿上要加强对抗下观察火点的管理，弄得大伙哈哈大笑。

关于金山矿破不破产的问题，这话题可比修女浴池和着明火大得多。许副局长话音一落，先是大家无声。约摸过有一分钟的光景，矿上的几巨头都把脑袋转向梁成。这老梁头儿果真又有了条件反射：他先咳嗽一声，然后用右手掌摸了一下头发稀疏的头顶，接着就从黄布兜子里掏本本。

许副局长经常同梁成在矿务局里开会，了解这位矿山老专家的心理和性格，便说：“先请梁总说说。”

梁成也毫不客气：“当然我要说！”说着他拿起花镜架在鼻梁上，把个小本放在桌子上，拍了一下，“我先表明一个态度，我坚决反对金山矿破产！我认为我有资格说这话！”

谁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软弱的？你听梁成说话的底气，他就不软弱。梁成灾荒年那咱从矿业学院毕业，来金山矿当技术员，吃过油炸大果子、猪肉炖粉条子。由于煤矿是危险行业，向来缺少知识人才，所以在历次政治风暴中矿山里的专业人员大多没离开本行。半个世纪金山矿换过十多个矿长，而梁成数十年没离开过金山矿，那绕地球两圈的煤炭都是怎么堆上的？他是活见证。矿坑里的煤层该怎么采？如今他就是技术权威。近二十年来国家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他老梁头儿就成了宝贝。梁成也深知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人到岁数了，难免有点自负，所以常在口头上说：“我有资格说这话。”也确实，在座的谁有他那些优势呢。所以大家都侧着耳朵听老梁头儿往下说什么。

梁成接着说：“破产，破产，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念书的时候就听老师讲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如何破产，有的一破产，跳楼，上吊，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呀！你说怪不，咱们堂堂的社会主义社

会也流行起破产来了。比如说金山矿破产了，四万矿工，七万家属，国家给安排好没有？如果也像市内一些下岗职工那样去自谋职业，国家对得起这些煤黑子吗？别看我们脸黑，手黑，可是给国家奉献了近两亿吨煤呀。我们心不黑，我们是共和国的功臣。咱们不要求把咱们供奉起来，起码也得好好养起来呀。再说金山矿还有残煤可采呀，我这有记录。”说着他打开本本，又铺开一张图纸，“咱们是三亿吨的储煤量，已经开采了百分之九十二，还有近一千六百万吨煤可采呢，干吗放弃了？”

这时许副局长插了一句：“残煤资源不能放弃，金山矿破产了，资产变现，资源重组，还要开采。”

梁成马上接话：“我知道，也就是把矿山卖了，谁有钱谁买，民营资本家买也行。对不？”说到这儿他突然说不下去了，眼圈也红起来，拿着图表的手也微微发颤，大家都注意他激动的表情，特别是胡立，在这寂静的瞬间，突然抽了两下鼻子，发出像是抽泣的声音。顺着这气氛，梁成接上话茬儿：“金山矿是人民的矿山，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重大贡献的国有职工，我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听说局里对破产特别积极，我要问一问许局长，你们在作重大决策的时候，想没想到政——治！”他把后两个字拉长了音，话音一落他抹起流下来的眼泪。

许副局长很有领导涵养，尽管梁总的话里带刺儿，但是他还是默默地听着，还不时地微微点点头，表示对梁总的情绪激动有所理解。

接着梁成又说了一些反对破产的理由和如何开采残煤的措施，许副局长听后很是感动，稍能对梁成的情绪激动有所宽容的人都会发现，他反对破产的根本原因是他那样情钟于煤，情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朴素感情。

梁成因为话说急了，一劲儿咳嗽，他说他停停，先由别人说。这时会场上冷场了一会儿，许副局长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最后目光落在胡立的脸上，说：“胡矿长说说？”

胡立难得地一笑，然后无奈地摇摇头：“咱们当矿头儿的不好说，我看梁总刚才的表态就代表了金山矿四万矿工和七万家属对破产的态度。讲‘三个代表’嘛，我希望局里甚至包括市委要真正地

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可不是说说就完事儿的，你若不‘代表’，群众就敢造你的反。咱们都是党内同志，我可以向大家透露一下，一旦破产破不好，金山矿的几万人会上街的，给你来个堵汽车，卧铁轨，可毁了，大阳市就乱套了！我就说这几句。”

胡立的话不多，但是他的爆炸力远比说了一堆话的梁成厉害，以致局里来的两位助手一时停下手里的笔，有点紧张地看着胡立。而胡立并不紧张，他“啪”地燃着打火机，把含在嘴上的一支香烟点着，像是没说话一样。

这时许副局长望向周朴：“周矿长，你说说？”

周朴摇摇头：“别人先说，别人先说。”

在小会议室里开会的人不知道，这时已经有几十人聚到矿部大院里来了，大多是矿工，还掺杂着几个妇女家属。他们听说局里来人和矿领导研究破产的事，心里就不平静了，金山矿是大家生存的命根子，破产了怎么办？他们都关心同自己命运相关的大事儿，所以三三五五地聚来，有的是要来表明反对破产态度的，有的是来听听声的，这伙人窝在楼门前，有人吵吵着要闯进会场，但是缺少一个胆大的人。

这时牛金贵和于清、大康、小李进到大院，半路上牛金贵还裹进两个人来，一个是赵慧智，由于他长得黑，慧智的谐音是黑子，所以大家就叫他赵黑子。这人是全国劳动模范、退休老矿工赵林的儿子，那“英雄号”是赵林在上世纪50年代创下的牌子，赵黑子也在“英雄号”上干过。可这儿子和老爹的脾气是一水一火，相差十万八千里。虽然矿工喝酒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灾荒年的时候对矿工也得特殊供应酒，可是在坑下干了一辈子的赵林一点酒星不沾，这是稀有。而赵黑子就不同了，就是现在几个月不开工资，他也不能断酒，一喝就醉，醉了两眼就发红，眼红就骂人，特别爱骂矿领导。另一个是朱本年，他是猪年生的，又姓朱，爹妈图省事，就用猪是本命年，起名叫朱本年。他穿一件半旧的劣质灰色西服上衣，下身是蓝粗布裤子，后屁股磨得发白，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那是他白天晚上打麻将坐硬椅子磨的。他本不爱跟着来，是牛金贵强拉硬扯弄来的。朱本年已经几个月不上班了，他一看院子里聚了这么多

人，他羞于同大家多说话，再说矿里破产或不破产都撩不起他的兴趣，便说一声：“这么多人呢，我不凑热闹了。”他转身撒腿就跑。

牛金贵拉他衣襟没拉住，骂了一声：“你媳妇搞破鞋，你急着去捉奸呀？”

任牛金贵怎么喊叫，朱本年还是跑出大院，吸引他的是小街上的那家麻将社。

聚在楼门前的人看到牛金贵一伙人来了，特别是其中有于清和赵黑子，大家都活跃起来，有人就冲他们喊：“咱们得进去说道说道呀！于清和赵黑子带个头！”

“跟我走！”赵黑子一扬胳膊，领头进入楼门，一伙人跟着他就拥进楼里。

于清是个心细的人，他和赵黑子一照面，就闻到黑子身上有股酒气，他知道赵黑子领头闯进会场，大概就不会平静。于清他舍不得金山矿破产，但是他也不希望通过大哄大闹来解决矛盾，所以当大家往楼里挤的时候他拉住大康和小李，三个人从人群里退出来，往大院外走去。

牛金贵撵上来，不满意地喊道：“小于子，咋回事？就扔下我一个了？大伙拿你当个宝，一到节骨眼儿的时候，你竟是个屁！”

于清指指肚子：“它叫唤了，我们去喂喂它。”说着他和大康、小李就走了。

小会议室里的会议在进行，许争先请周朴讲讲看法，周朴皱皱眉头，正思考要不要发言，会议室的门就被撞开，赵黑子领着一伙人进来，弄得参加会议的领导们惊愣住了。

周朴打量一下拥进来的人，都是平日里在坑下干活的伙计，还有两三个妇女家属，一看那一张张气哼哼的脸，周朴就知道他们是为啥事儿来的了。他像个家长似的向外挥手，语气温和地劝说大家：“都回去，局里领导来开会，与你们没有关系。”

赵黑子眼珠子一瞪，眼角上挂着两条血丝，说：“周矿长，我们知道你们要让金山矿破产，我们可不管什么局里领导矿里领导，谁若是拿我们矿工当泡踩，断我们的活路，我们就用煤埋了他！”

“放肆！”周朴一拍桌子，“你给我回去！赵慧智，你是全国劳

动模范赵林的儿子，赵师傅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是时时以党和国家的需要为重，你看你，是什么精神状态？我找你爹去！”

赵黑子一听见提他爹，脸皮立即皱皱起来，一副酸楚模样：“我就希望提提我爹，全国劳模的儿子要挨饿了！赵林的百十个奖状该烧火了！这还不够，你们又张罗破产，要把我们爷儿推到荒山野外去？我要上北京，给我爹和他儿子、孙子讨个公道！”说着他“哇”的一声哭了！

周朴走到赵黑子跟前，摸出个旧手绢扔给黑子，他向两名矿工说：“给他擦擦眼泪，撵走。又哭又闹，能解决什么问题？你们都回去，共产党把三座大山都扳倒了，卫星上天多少个了，一个小小的金山矿就解决不了？是共产党员的，带头往回走。”

周朴在矿工中是有威信的，他这么一说，那两名矿工就架着黑子，喊着大伙：“矿长发话了，走吧，走吧。”一伙人就三三两两地走出会议室。

会议也不能再平静地开下去，许争先基本弄明白了矿领导们对破产的态度，也知道在矿工中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若真正实行金山矿破产，是有一番艰苦的工作要做的。于是他就把会议停下了。

许争先离开金山矿，周朴一直送到楼门前，许副局长登上轿车之前，他忧心地向贴近他身边的周朴说：“这么些人反对破产，你现在怎么想？”

周朴说：“金山矿破产，我就不是矿长了，职务没有了，不一定干啥去，从个人眼前利益来看我不是破产的受益者。但是，从国家和矿工们长远受益角度来考虑，金山矿是潭死水了。唉，不能再往下说了，七年前的事儿刻在我心上了，我不能再惹祸了……”

许争先明白周朴的心思，他握了握周朴的大粗手，一句话没说，就钻进车里，黑色桑塔纳无声地启动，一拐弯就驶出院子。

周朴目送轿车没了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好清静。这时阴沉的天空突然落下雨点，他的两只耳朵里“啞啞”地叫唤起来，这耳鸣的毛病已经闹了两年了，他可以说是拼出老命来经营煤矿的生产和销售了，但是到年底一算，还是亏损一两个亿，他的火大去了。实行破产，兴许柳暗花明呢，可是一听破产，矿里上下就像听说得

了癌症一样可怕。他心里明白，矿工们不愿意破产是担心被社会抛弃，而矿领导层的人不愿意破产，情况就复杂得多了。他同意破产，但是应了那句话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倒不是怕自己，而是怕拐带别人。他无奈地长嘘口气，抬头是云，眼前是雨，耳朵里又响着风声。他面对这番情景，有感于自己可能是新中国金山矿最后一任矿长，这个岗不会站得那么平静啊！

胡立和梁成等人将许副局长送到楼梯口他们就返回小会议室，一个个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胡立感慨地说：“看到工人们的意愿了吧？局里如果不如实反映下边的要求，硬性作出破产的决定，那大阳市可就要出大事儿了！”

梁成问：“胡矿长，你和许局长常有接触，这人对于咱矿破产是啥态度呀？”

胡立说：“啥态度？局里安排他负责有关矿山破产的事儿，局里先有了态度，他还不是按照上边的口径说话嘛。”

梁成说：“他能不能把今天看到的事情反映给领导呢？”

胡立抽出一支香烟，用打火机把烟点着，“嗤”地吸了一口烟，说：“不好说呀，他们在机关当官，不像咱们在企业这么实在，好说官话，好说假话。我看这样，”他把香烟灰往烟缸里弹一弹，“梁总，你起草一个民意书，咱们矿领导班子都签名，再让矿工签名，表明我们坚决反对金山矿破产的立场，弄好后直接交给市委书记杨天。金山矿破不破产，市委的态度是关键，市委真的听了矿工们的意见，国家多给咱们支援，金山矿这窝家雀就还能有个安身的窝，大家有口饭吃，社会就稳定了不是？这不比逃荒一样的破产强多了！大家都是为党分忧，为国家考虑呀，你把这个意思写得动情点。”

梁成当仁不让：“行，我有体会，能写好！”

胡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又看看飘落在窗玻璃上的雨点儿，就说：“不用等周矿长了吧，他也够闹心的，大伙都有事儿，就散了吧。”

开了个半截子会，还没听到周矿长发言，另几个参加会的人心里嘟嘟囔囔地离座站起，不声不响地走出小会议室。

外面的雨点变成雨丝，天空中的青牛皮像要塌落下来……



第二章 躁动的老少爷们儿

眼下的金山矿是信息最为敏感的时期，特别是有关矿山破产的事儿，稍有一点风声，就引得几万只耳朵侧楞着听，听着一点芝麻大的事儿，就传说地上滚着一堆大西瓜。这不，许争先副局长的小车刚走，在矿上就传起矿工搅黄了矿上开破产会的新闻，还特别提到于清，可能是他在矿上比赵黑子名气大，都说是他带领一伙弟兄们将局里领导轰走的。

于清的媳妇叫铁花，在矿里一个分区当出纳员，这些天她正为矿上要倒闭的事儿着急上火，听说于清出头跟着搅和，心里挺不踏实。她正和四个姐妹骑着自行车走在矿区小路上，她们是合伙进城去搞调查，想提前走自谋职业的路子。她们要经过于清的家门口，铁花拿定主意要回家去看看于清作的是哪股妖。

小路边的电线杆子下头站着外号叫做小蝴蝶的矿山小美人儿。小蝴蝶姓胡，在矿里当家属工的时候经常参加业余文艺队演出，演一回蝴蝶舞，小胡演得最好，打那以后，她在马尾巴头上总打个红蝴蝶结，大家就叫她小蝴蝶了。她手捧一把瓜子儿，正嗑得满嘴香气，她看见铁花姐妹几个骑车过来就举手打招呼：“喂，铁花，你们干什么去？”

铁花听见小蝴蝶喊声就急把车停下，其他姐妹也纷纷下了车。姐妹中孙嫂年岁最大，她看着小蝴蝶身穿白色上衣和蓝色带背带的女工裤子，再加上后脑勺上的红蝴蝶结，打扮得像个学生，孙嫂就



啧啧地赞美着：“看，小蝴蝶打扮得多漂亮。”

姐妹中的祝小梅年岁最小，也最闯愣，她说：“可惜一朵花插在朱本年那堆牛粪上。”

铁花瞪了祝小梅一眼：“别瞎说！”然后她把车推到小蝴蝶身边，说：“我们五姐妹出去找活干，你也跟我们去呗。”

小蝴蝶长个瓜子脸儿，一边嗑瓜子儿一边问：“找啥活呀？”

铁花说：“搞搞调查，什么能挣点钱就干点什么，总比在矿上扎脖子强啊。跟我们走吧。”

小蝴蝶将眉头一皱，说：“我们家不是有个病婆婆嘛，还有那个朱本年，我得守着炉灶，围锅台转。”

铁花像下命令似的说：“让朱本年管家，不兴他总打麻将。”

小蝴蝶把一只手往一条大腿上一拍，说：“中了赌毒了，死马一个，没治了。没法子，我是红颜薄命啊。你们去吧。”

铁花一脸的不满意：“矿山都要破产了，朱本年再这么醉生梦死的不行。”

小蝴蝶将一个瓜子皮儿吐在地上：“哼，他醉生梦死，我可清醒着呢，他养活不了我的时候，小蝴蝶会飞。”

“别胡扯。有空儿我教育教育他。我们去了。”铁花边说边跨上车，几个姐妹都上了车。

小蝴蝶向她们扬扬手：“祝你们成功！”

五姐妹骑车的功夫都不怎么样，一个个七歪八扭地离去。

于清所在的居民区都是红瓦顶青砖墙的平房，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翻修的房子。由于房子的地下是矿井采掘区，那时地面已经出现塌陷，原来的平房又都老旧，又怕地面不能负重不敢盖楼，便只在原窝上进行手术。又是二十年过去了，这些住宅也都是旧房了。好的是家家都有个小院子，就显得比住楼房宽敞。

不到十分钟铁花和姐妹们就来到于清家门前。铁花让姐妹们先等她一会儿，她下了车就径直进门去。她家是一明两暗式的房子，一明就是一进门的客厅，也是做饭的地方；两暗是一明左右的两间居室。由于金山矿大部分居住点儿都是地面沉陷区，像这种住宅就是不错的了。这还得感谢于清已故去的老爹，他在解放前就在金山